



星期文库

“文人的风骨”系列之一

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

张燕峰

“少无适俗韵,性本爱丘山。误落尘网中,一去三十年。”读着这样的诗句,仿佛一个豁达恬淡、面容清癯的老者就出现在我们面前,让人紧绷的神经骤然间松弛下来,心灵获得片刻宁静。这个老者不是别人,正是陶渊明。

陶渊明出生于东晋没落贵族家庭,从小衣食无忧,但年岁渐长,日子却愈发窘迫。29岁开始步入仕途,出任江州祭酒,希望靠自身才华为家人挣得体面生活。但与生俱来的傲骨和淡泊名利的天性,使他极不愿意看人脸色、仰人鼻息,更不愿意卑躬屈膝、阿谀奉承,说违背本心的话,不久便辞官归家。

十三年间,陶渊明先后五次出仕。彼时朝政愈发腐败,门阀士族横行专权,尔虞我诈与趋炎附势比比皆是,而陶渊明“性刚才拙,与物多忤”,与污浊的官场格格不入。于是,在出仕与归隐间反复徘徊,却从未丢弃心底的纯洁与良知,始终追求精神世界的自由与超脱。

41岁那年,为养家糊口,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,这是他一生最高的官职,随后他与官场的彻底决裂。上任仅两个多月,郡里督邮刘云前来巡查,此人贪婪凶狠,常以公务之名索要贿赂。县吏提醒陶渊明,需恭敬迎接,否则必遭刁难。听闻此言,陶渊明长叹一声:“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,拳拳事乡里小人邪!”于是,决绝地斩断与官场的最后一缕联系,归隐田园。

从此,他放逐自我,心灵如自由的鸟儿在山水田园间翩然飞翔,在饮酒作诗里纵情吟唱,无拘无束,自在随心。

他在田间辛勤耕耘,“晨兴理荒秽,带月荷锄归”,劳苦是一定的,但乐趣也是真切浓烈的。不然他不会有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恬淡悠然的心境,不会有“俯仰终宇宙,不乐复何如”的自在坦荡,更不会有“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自然”的释然与欢畅。山水田园,是他精神的故乡,是他永恒的家园,在这里,唯唯诺诺、奴颜媚骨的官场小吏“死”去了,一个不慕名利、坚守自我的陶渊明活了过来,挺立为一座卓尔不群的精神高峰。

最终,田间稻黍没有辜负他,自给自足,安然自得;诗词文章更是没有辜负他,被后人赞誉为“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”“田园诗派之鼻祖”。而他虚构的那个清幽安宁、遗世独立、淳朴和谐的桃花源,更是中国人的理想世界,因此,他又被称为“中国人的精神建造师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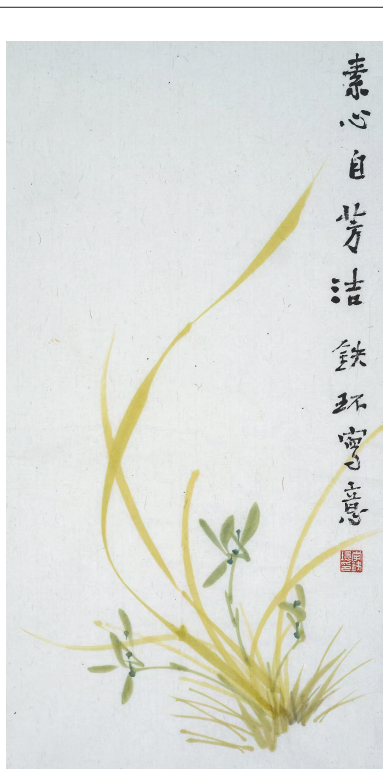
陶渊明不贪富贵,不媚权贵,淡泊从容。他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,宁愿归隐田园,也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,是对人格尊严的坚守,是对心灵自由的执着,更是后代文人心中永恒的精神坐标。

“晚日葱昽,竹阴萧然,时荔子累累如芡实矣。有父老年八十五,指以告余曰:‘及是可食,公能携酒来游乎?’意欣然许之。”词作《减字木兰花·荔枝》里,他又把荔枝喻作美人:“轻红酿白。雅称佳人纤手擘。骨细肌香。恰是当年十八娘。”除此之外,苏轼还写过《荔枝似江瑶柱说》《荔枝龙眼说》等文,把荔枝与海鲜和龙眼对比谈论。

一个人喜欢一种水果,竟至痴迷如斯,也算是人间少有了。

不过,苏轼毕竟是苏轼,好吃并不奢靡,爱物并不丧志。因此,他对杨贵妃那种为满足口腹之欲,不惜兴师动众、劳民伤财之举非常憎恶。他在《荔枝叹》中怒喝:“宫中美人一破颜,惊尘溅血流千载。”又真心祈望:“我愿天公怜赤子,莫生尤物为疮痍。雨顺风调百谷登,民不饥寒为上瑞。”苏轼的民生思想与悲悯情怀由此可见。

一颗荔枝,两般态度,同样嗜吃荔枝的杨贵妃和苏轼,境界却有云泥之别。



素心自芳洁 李铁环

“荔枝迷”苏轼

刘江滨

鲜。他在诗里说“我生涉世本为口”,万里之遥来到这里,能吃到荔枝这般美味,不是做梦,值了。

惠州太守府的东堂,是已故宰相陈尧佐的祠堂,堂下有陈公当年手植的一株荔枝,人称“将军树”。这一年将军树的荔枝大获丰收,苏轼品啖之余,还把摘下来的果实分给隶卒。树高处够不着的,就让训练过的猿猴攀上去摘取。苏轼为此写下《食荔枝二首并引》,其中第二首脍炙人口:“罗浮山下四时春,卢橘杨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不用夸张之语,不足以表达他的极度喜爱之情。在他看来,能天天吃到荔枝,一直作个岭南人也很好。苏轼那份随遇而安、以苦为乐的人生态度,也由此彰显无遗。

苏轼自从从吃上荔枝,便染上了“荔枝癖”,以为果中极品。在被贬谪到惠州的日子里,作为“自笑平生为口忙”的老饕,能经常享用荔枝,不啻为一份难得的精神慰藉。因此,苏轼给朋友写信时总不忘提一笔岭南的荔枝,如致弟子张耒信中谓:“荔枝正出林下,恣食亦一快也。”(《答张文潜四首》)给他的姐夫、表哥程之才写信说:“荔枝正熟。就林恣食,亦一快也。恨不同尝。”(《与程正辅七十一首》)朋友们都知道苏轼好这一口,便时常给他寄送新鲜荔枝。如博罗县令林天和就给他送过荔枝,苏轼回信感谢:“惠贶荔子极佳,郡中极少得,与数客同食,幸甚!幸甚!”

苏轼的不少作品都写到过荔枝。如《新年五首》其五:“荔子几时熟,花头今已繁。”《赠县秀》:“留师笋蕨不足道,怅望荔子何时丹。”从荔枝开花就开始关注,眼巴巴盼着它变红变熟,这副馋相让人觉得他都要流口水了。在《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并引》里,他写道:

后仍然有嚼头,软硬刚好。

第二天凌晨两点,母亲就起来打锅饼。七点多,她推着小推车去市集卖。中午回来,她跟父亲说:“在家练了好几遍怎么叫卖,到了集上却张不开嘴。”说着,她点着布包里的毛票笑了:“还好只打了两个,没吆喝也卖光了。明天早起,多打几个。”后来母亲

大饼那么大

马海霞

慢慢敢吆喝了,赶集时会大声喊:“卖锅饼——刚烙的热锅饼——”

日子久了,不少乡亲见锅饼好卖,都向母亲讨教手艺。不管是谁来,母亲都耐心教,手把手教他们做。表爷爷知道这事后,特意来家里劝母亲:“你把本事都教出去,大家都卖锅饼,往后你的生意还怎么做?”母亲却说:“他们想学,我不教,也会找别人学。”

后来集上果然多了几家卖锅饼的,我家的锅饼卖得慢了。母亲也不着急,干脆推着车子串村去卖。可没过多久,村里好几个婶子就嫌卖锅饼太辛苦,转去做了更轻松的活儿。最后,村里只剩母亲一个人还在守着这份营生。

靠卖锅饼,母亲攒钱盖了新房,后来又转行开了养鸡场。都说“卖盐的老婆喝淡汤”,母亲卖锅饼那几年,我家却很少吃锅饼。我总盼着她能剩几块回来做烩锅饼,可她每次都空车回来,还说:“做饼多辛苦啊,哪怕剩个小角,也得跑几里路卖掉。”

忽然想起《千人糕》这篇课文,里面说一块米糕凝聚了无数人的劳动,所以被称作“千人糕”。而我家的锅饼,就是母亲的“千人糕”——从种小麦、割麦子、磨面粉,到揉面、压杠、烙饼,再到推着车去叫卖,她一个人顶好几个人用,独自扛下了所有辛苦。

大饼那么大,母亲用它撑起了一个家。

作为北方人,我吃过荔枝,但从未见过荔枝树。

●文史漫笔

一次去植物园,在硕大的花棚里游览,蓦然发现一棵树上挂着标牌:荔枝,不由驻足细瞧——这棵荔枝树约有两米高,树干只有拇指粗细,且弯弯曲曲,树叶倒是稠密葱郁。大概时令不对,树上既无花,也无果。不过,总算一睹荔枝树的真容,尽管是尚未长大的小树。

说到荔枝,总会想起两个古人,一个是杨贵妃,另一个是苏轼,这个印象是从诗里得来的:杜牧有诗云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”,苏轼也写下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。这二人对荔枝的酷嗜,都达到了极致。

白居易在《荔枝图序》中记载荔枝“若离本枝,一日而色变,二日而香变,三日而味变,四五日外,色香味尽去矣”。正因荔枝保鲜极难,当年身在长安的杨贵妃要吃到新鲜荔枝,无论荔枝产自巴蜀还是岭南,产地都离长安在两千里以上,不仅运输需快马加鞭,还得保鲜有术,成本极高。而苏轼吃荔枝是在贬谪地惠州,当地就产荔枝,他可“就林恣食”,在荔枝树下随便吃、恣意吃。

绍圣二年(1095),苏轼到惠州的次年,第一次吃到荔枝,特作《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》一首,连具体日期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此前他在河北定州,曾就“蜜渍荔枝”与曾仲锡、刘焘和诗,这里说的“蜜渍荔枝”,应属荔枝果脯,不算新鲜水果。故而,苏轼初食新鲜荔枝,异常兴奋,从外表到味道,大夸特夸:“海山仙人绛罗襦,红纱中单白玉肤。不须更待妃子笑,风骨自是倾城姝。”在他眼里,荔枝外表像仙女大红的绸袄,内瓤如洁白的皮肤,好比那天生尤物,倾国倾城。“似开江鲤斫玉柱,更洗河豚烹腹腴”,针对这句诗苏轼自注:“予尝谓荔枝厚味高格两绝,果中无比,惟江鲤柱、河豚鱼近之耳。”在他看来,荔枝是水果中最好吃的,无与伦比,只有江鲤柱和河豚鱼这两样珍馐的水准能和它接近。苏轼爱吃河豚,甚至甘冒一死,乃为大家熟知;江鲤柱,也叫江珧柱,俗称干贝,是一种海

十几年前在火车上,一个在淄博打工的东北小伙跟老乡聊美食,他兴奋地张开双臂比划:“他们这儿的大饼那么大!”作为淄博本地人,我猜出他说的是锅饼——一个锅饼直径通常50厘米,重约5斤,可保存十余日不变质。一个锅饼得好多人分着吃,卖的时候都是用刀割着卖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母亲想做小买卖贴补家用,请了曾在生产队饼房打锅饼的表爷爷来家教她手艺。炉灶砌好后,表爷爷开始教母亲做锅饼:先放面引子和面,等面饧好,用压杠把面压瓷实,再在饼皮上一圈圈压出花纹,最后放进大铁釜里烘烤。

那年我四五岁,正是忍不住馋的年龄,饼香一飘出来,我就忍不住舔嘴唇。表爷爷烙好后,用弯刀割了一块先让我吃。刚出炉的锅饼,外壳厚实坚硬,内瓤分层松软,既有嚼劲又带着麦香味儿,直接掰着吃都不用就菜;切成小块泡汤做烩锅饼更地道,它不像煎饼、馒头那样泡软就塌,锅饼泡过之